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邊荒傳說

黃易

BIANHUANGCHUASHUO

【卷十三】



華文出版社

I247.4
72+5
:13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卷十三】

荒
說

黃易

BIANHUANGCHUANSHUO

邊荒傳說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II. 黄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00 元 (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邊荒傳說

卷十三

目 录

第一章	雄心壮志	1
第二章	对付影子	10
第三章	金丹魔种	18
第四章	唯一机会	27
第五章	灭影行动	36
第六章	海南之恋	44
第七章	时机成熟	53
第八章	平城之行	62
第九章	费尽唇舌	70
第十章	海盐太守	78
第十一章	盛乐之战	89
第十二章	旧欢如梦	95
第十三章	稳定军心	105
第十四章	恩怨情仇	108
第十五章	骑虎难下	117
第十六章	佳偶天成	126
第十七章	众志成城	135
第十八章	求死之战	144
第十九章	春蚕到死	153
第二十章	逝水如斯	162

邊荒傳說

卷十三

第二十一章 定情之吻	170
第二十二章 策划未来	179
第二十三章 孤注一掷	187
第二十四章 灵机再动	195
第二十五章 开花结果	204
第二十六章 死不瞑目	212
第二十七章 白日报信	217
第二十八章 一个秘密	225
第二十九章 北府英雄	233
第三十章 生死存亡	241
第三十一章 豪赌一铺	249
第三十二章 打正旗号	258
第三十三章 前路艰难	267
第三十四章 最后决战	276
第三十五章 复仇之旅	285
第三十六章 重修旧好	294
第三十七章 圆谎之话	303
第三十八章 仙道之盟	311
第三十九章 进军建康	319

第一章 雄心壮志

以十五艘双头舰组成的战船队，泊在永兴岛东面一个海湾里，如此纵有敌船从陆岸驶来，除非绕到海岛另一边梭巡，否则绝不可能发现他们。所以只要在海岛群南处设岗哨，入侵范围的敌舰将无可遁形，而要打要逃，厘定进攻退守之法的主动权，将完全掌握在手上。

只以隐藏避敌而言，永兴岛实比长蛇岛群优胜，但缺点却是更为偏远，从这里到海盐去，一路顺风顺流也要多花上两天的时间。

不过刘裕和屠奉三并没为此忧心，因为他们已发现了徐道覆的秘密基地，只要天师军一有异动的信息传来，他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及时行动，不虞错失良机。

此时正在岛上砍树伐木，以建造临时码头的一众兄弟，看到“奇兵号”昂然进入海湾，另有阴奇的双头舰追随在旁，均晓得是刘裕来了，人人抛下手上的工作，不顾一切的拥往岸边，高声欢叫喝彩，兴奋雀跃，状如疯狂。

刘裕看得目瞪口呆，真是怎么也预料不到众兄弟的反应如此热烈。

站在刘裕左边的阴奇道：“刘爷听到他们在嚷什么吗？他们在叫刘爷万岁。”

刘裕苦笑道：“如果此事传至司马道子耳中，我们会大祸临头。”

另一边的屠奉三欣然道：“刘爷可以放心，这班兄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我原振荆会和大江帮的兄弟选出来的，忠诚方面无可怀疑。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深信不疑你是真命天子。告诉我，谁敢出卖心目中的真命天子呢？还有更愚蠢的事吗？”

邊荒傳說

卷十三



喝彩声更响亮了，“刘爷万岁”的喊叫声潮水般在海湾来回激荡着，令人热血沸腾。

刘裕心中生出难以形容的感觉，似乎他一生的事业，从这一刻开始，而由这一刻起，他的荣辱再不限于个人，而是属于眼前的所有兄弟，大家已变成一个整体。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终于在以千计狂热欢迎他们的人群中，搜索到目标。

江文清卓立岸旁一块巨石上，没有像其他人般挥手呐喊，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陪伴她一旁的是宋悲风。

刘裕心中一颤，明白了阴奇先前对她的形容，久违了的“边荒公子”终于“回来了”。

江文清一身男装打扮，衣袂随海风吹拂飘扬，一副翩翩佳公子玉树临风的情态，说不尽的风流尔雅，从容自若。

刘裕没法形容骤见到她这般动人模样的心情；没法描述她在他心中激起复杂微妙的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无法有任何言辞可以适当形容的，他只知道在这一刻心神全被她占据了，而且比任何一刻，他更需要她。

屠奉三轻推他一把。

刘裕会意的高举双手，大喝道：“各位兄弟！刘裕来哩！”

喊叫声立即攀上巅峰，震荡着海湾，直冲上霄汉。

拓跋珪醒转过来，一时间以为自己仍身处沙漠，直到睁开眼睛，方回到帐幕内的现实里。赤裸的楚无暇蜷伏在他怀里，双手抱紧了他。

昨夜他又梦到那沙漠，在骆驼背上嗅着那秘族美少女的动人体香，虽然隔了个燕飞，但仍足以令他忘记了沙漠的可怕，至乎忘记了

一切，所以刚才一时间不知身处何方何地，分不清楚是冷酷的现实还是醉人的梦境。

怀里的美女颤动了一下，接着发力把他搂紧，心满意足的吁出一口气，娇柔的轻轻道：“族主在想什么呢？”

拓跋珪心中苦笑，假如自己老老实实的说出真话，告诉她自己正在想另一女人，她会有什么反应？

帐外传来战马走动和嘶叫的声音，帐内却是另一个世界，他忽然发觉自己很享受这种强烈对比下的安宁。

拓跋珪目光落在怀内美女的俏脸上，刚好她睁开眸子，两人目光接触，拓跋珪微笑道：“我在想敌人，也在想你。”

楚无暇“呵”一声叫起来，然后把香唇凑往他的耳朵旁，似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叮咛道：“永远不要舍弃我，族主，没有了族主的爱宠，无暇将一无所有。”

燕飞进入驿场的主堂，拓跋仪正在来回踱步，看样子便知他满脑子烦恼。

见燕飞来找他，拓跋仪欣然道：“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昨夜我们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来，坐下再说。”

两人到一旁坐下。

燕飞道：“素君怎么想呢？”

拓跋仪叹道：“她当然不愿离开我，但有什么办法呢？我费尽唇舌终于说服了她，她亦不得不为我们的骨肉着想。”

燕飞道：“今晚决战后，我们立即起程，你最好安排一艘船，走水路会舒服点。”

拓跋仪点头道：“这方面当然没有问题。对今次决战，你有把握吗？”



燕飞暗叹一口气，自己有把握吗？他真的不知道。直到此刻，他仍没法摸通摸透向雨田，在鬼影的虎视眈眈下，他们均没有留手的可能，否则如被万俟明瑶晓得向雨田只是虚应故事，一怒之下毁掉宝卷，那会令向雨田生不如死，抱憾终生。

事实上燕飞心情矛盾，既希望向雨田全力出手，好向万俟明瑶“还债”，了却心事，但另一方面又怕自己架不住向雨田的奇功秘技，一时失手，那就非常糟糕。

他的为难处是向雨田可以全力出手，而他却不可以这么做。没有“小三合”的“日月丽天大法”，可否令向雨田“知难”而退呢？他真的没有把握。

想到这里，燕飞心中一动，想到了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

耐心等待他答话的拓跋仪皱眉道：“你想到了什么呢？”

燕飞微笑道：“我也说不上来自己想到了什么，希望是解决今晚难题的办法吧！”

拓跋仪沉声道：“向雨田真的那么厉害吗？”

燕飞点头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向雨田的身手绝对是孙恩那个级数，不过请你老哥放心，今夜我会和你扬帆北上，我们和慕容垂的战争会继续进行，直至分出胜负。”

接着站了起来，亲切地拍拍拓跋仪的脸颊，笑道：“告诉素君，你们的孩子会在一个远离战火、山明水秀的地方出生，而在适当的时机，我会设法让她孩子的父亲回到她的身旁，那时什么争雄斗胜也与你们无关了。”

江文清语调铿锵的道：“若燕飞所料无误，李淑庄、陈公公和那个叫奉先的人，以至于乾归和四川谯家，均属于所谓的圣门派系，他们短期的目标是要助桓玄夺权，最终的目标则是出而主宰天下，然后

把儒家赶尽杀绝，洗雪自汉武帝以来备受排挤压迫的耻恨。”

一身男装的江文清，俏立在临海的一块大石上，侃侃而论从燕飞处得来的重要情报，用辞精准、生动传神，把整件错综复杂的事，巨细无遗、有条不紊地交代出来。

风从大海吹来，令她衣袂拂扬，袍服紧贴的身体，突显了她修长苗条的体型，明朗直爽的神态气度，使得坐在另一边石滩上的刘裕、宋悲风、屠奉三、阴奇、蒯恩和老手，心神都不由被她吸引了，听着她的叙述完全没有丝毫冗长沉闷的感觉。

在明媚的冬日阳光照射下，益显她明艳照人的风姿，一双明眸在两道弯弯的秀眉下差可与天上的阳光争辉。

刘裕呆看着她，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感觉，有点像经历过了千辛万苦的旅程后，回到了久违的故土，见到初恋的情人，骤然发觉她长大了，出落得更美更迷人，更能触动他的心。但她的“与前不同”，又使他感到似有一道无形的鸿沟把他们分隔开来，那是一种糅合了内疚、自惭形秽，由衷感到配不上她的负面情绪，一时间真的不知是何滋味。

不知是否因为她回复以前装扮成“边荒公子”的神采，又或是她予人焕然一新且更添秀外慧中的感觉，在刘裕眼中的江文清就像另一个人，拥有以前没有的优点和吸引力。

一时间他全被她的风采吸引，说不出话来。

屠奉三道：“幸好燕飞识破魔门这个近乎隐形的恶势力，否则我们一败涂地后仍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只从乾归、陈公公、李淑庄三人去看，便知魔门人才济济，如他们全力扶助桓玄，会顿令我们处于非常恶劣的形势。”

宋悲风皱眉道：“可是当日乾归追杀小裕，小裕正是利用乾归和陈公公之间的敌对关系逃生，如果他们同是魔门中人，小裕怎逃得了



呢？”

刘裕暗叫惭愧，这番话理该由自己说出来，现在反由宋悲风提出，可见江文清对他的魅力有多大，令他神魂飘荡，失去平时的精明。

江文清讶道：“竟有此事？”目光往刘裕投去。

刘裕被她的目光看得心儿卜卜跳，忙道：“我可以肯定乾归和陈公公是敌人，互相怀疑，所以我才能利用当时微妙的情况，制造逃走的机会。”

屠奉三道：“这么看乾归该非魔门中人，只是被魔门利用的人，故而谯家须透过谯嫩玉来控制他。由此可见魔门一直希望隐藏形迹。一直到乾归被杀，魔门的人不得不出面，因此才被我们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另一个错误，是低估了燕飞，不但让三个高手饮恨蝶恋花之下，也暴露了阴谋，致牵一发而动全身。”

江文清道：“纵然我们晓得魔门的存在，但对魔门真正的实力，我们仍是近乎一无所知。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们现在首要之务，是要先了解魔门的动向，再掌握他们的实力，方有办法对付他们。”

宋悲风道：“文清说得对，不过虽然我们对魔门所知不多，但可肯定有魔门撑腰，桓玄将平空多出一大批可怕的高手。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批魔门高手的作用始终有限，可是如被桓玄攻陷建康，这批高手发挥出来的力量会是非常可怕，至乎可把整个局势扭转过来，令我们失去还手的信心。”

众人无不动容，想不到宋悲风说出了这么有见地的一番话来。

宋悲风接着有点不好意思的道：“坦白说，这并不是我的见解，而是安公的看法。当时他是针对弥勒教南来说的，当弥勒教变成司马道子助纣为虐的杀人利器，司马道子会悍然借弥勒教之力对反对者进行杀戮，再把一切责任推在弥勒教身上，现在桓玄有魔门助恶，便像

弥勒教之于司马道子，一样是一股很大的破坏力。”

江文清点头道：“这个比喻很贴切，燕飞亦怀疑竺法庆是魔门的人。”

阴奇吁一口气道：“如果竺法庆确是魔门的人，那么魔门派出高手伏击燕飞，是含有报复之意了。”

屠奉三苦笑道：“这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桓玄已不容易对付，加上魔门对他的支持，令情势更趋复杂。现在我们要对付天师军已非常吃力，还如何顾及建康的情况？”

江文清美目投向刘裕，道：“刘爷心中有什么主意呢？你今天好像特别沉默哩！”

刘裕忙收摄心神，忽然间他感到一阵轻松，好像抛开了某一个沉重的包袱，对未来充满生机和斗志。他自己并不明白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只知目前正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自己正处于主帅的位置上，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厘定行事的大方向，令大家有力可施。转向一直没有说话的蒯恩道：“小恩有什么意见？”

蒯恩似一直在等候这个发言的机会，闻言道：“我想先对未来情况的发展，作一个大胆的假设。”

屠奉三显然特别照顾这个被知己侯亮生慧眼看中的小子，欣然道：“不论想到什么，小恩有话直说，不要胆怯，不须有任何避忌。”

蒯恩道：“现在南方分作三条战线，首先是建康牵涉到司马氏皇权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现时的桓玄是占尽上风，控制了主动，而司马氏只能采取守势。这条战线是我们目前无力兼顾的，亦不宜理会，我们若硬要去管，只会适得其反，至乎两头皆空。”

老手点头道：“小恩说得对，我们是自顾不暇，只能先管这里的事。”

蒯恩得到老手认同，立即信心大增，道：“另外两条战线分别是

我们与天师军在这区域的斗争和寿阳的争夺战，后者直接牵涉到边荒集的存亡，更代表着谁能控制淮水的问题，其重要性绝不在另两条战线之下。”

屠奉三赞道：“说得好！”

蒯恩感激地看了屠奉三一眼，续道：“假使司马道子父子不敌桓玄，被桓玄攻占了建康，那桓玄将把整条大河置于绝对控制之下，实力骤然倍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唯一击败桓玄的办法，就是逼桓玄打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令他无法集中力量去歼灭任何一方的敌人。这就是我可以想出来的策略。”

刘裕微笑道：“小恩能纵观全局，定出长远的大计，可见是大将之材。”

蒯恩再得刘裕赞赏，嫩脸一红，神情兴奋。

刘裕环视众人，目光在江文清身上忍不住的多逗留了一会，方道：“小恩大致上说出了我心中的想法，边荒集方面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荒人兄弟既清楚形势，自有应付的办法。现在我们虽奈何不了魔门，但却非无计可施，我们愈能掌握魔门的虚实，将来对付起来愈有把握，奉三可否在此事上想办法？”

屠奉三皱眉道：“我们应否知会司马元显有关魔门的事呢？好让他能有所提防。”

宋悲风道：“让司马元显晓得此事，与直接告知司马道子无异，会有反效果呢？”

刘裕道：“司马道子是老谋深算的人，该有能力对我们的情报作出明智的判断，关键是应选择在什么时候让他知道。”

江文清道：“当桓玄收拾了杨佺期和殷仲堪的时候，我们直接知会司马道子如何？”

刘裕欣然道：“就这么办！”

阴奇道：“终于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又如何？”

刘裕道：“只要我们能解决通信的问题，可立即往海盐去，继续我们的计划。”

江文清甜甜一笑道：“这个包在我身上，只要有十天光景，我们的信鸽高手可设立一个飞鸽传书的系统，可往返海盐和永兴岛之间，保证不会贻误军机。”

刘裕大喜道：“如此我们将可大增胜算，今晚我们便到海盐去，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屠奉三道：“那时会稽该已落入谢琰手上，天师军反击的行动将告展开，该是刘爷找刘毅谈心的时候了。”

阴奇笑道：“届时我保证敕牒文书一应俱全，刘毅这未见过真正圣旨的家伙肯定难辨真伪。”

刘裕目光投往江文清，后者亦往他瞧去，眼光相触，江文清俏脸微红的把目光移开。

刘裕登时心情大佳，颇有点否极泰来的舒畅感觉，在这一刻，一切负担再不成包袱，对未来他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燕飞说得对，人不能老是活在仇恨里，那是任何人都负担不来的。

建
業
傳
記

卷十三



第二章 对付影子

向雨田拉开房门，大讶道：“真的是你燕飞？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还以为今晚决战前你不会再跟我作任何接触。该不是来找我去吃午膳吧？这样似乎太过招摇了。”

燕飞现出一个苦涩的笑容，跨步进房，从让往一旁的向雨田面前经过，叹道：“我们有个新的烦恼。”

向雨田把门关上，走到燕飞身旁，大感兴趣的道：“能令燕飞认为是烦恼，肯定是窒碍难行之事，请燕兄指点。”

燕飞透过小厅的侧窗，看着外面中园的荷花池，道：“我先要问你一个问题，鬼影认识你师尊有多久呢？”

向雨田遽震道：“我明白了，确实是烦恼。”接着目光灼灼地打量窗外，似怕鬼影正躲在外面某处偷读他们唇语般的神态，接着移到窗前，隔断了燕飞望向窗外的目光，道：“圣门之所以派出鬼影来劝我师尊出山，正因为在圣门中以鬼影与我师尊最有交情，他们应该认识很久了。以鬼影的眼力，只要燕兄有三四分酷肖你爹，鬼影肯定可把你认出来，加上他曾目睹我们暗中往还，像朋友多过像敌人，自然会猜我们因这个特殊的关系而化敌为友。由于心有定见，当他今晚看到我们在未分胜负生死前休战，不论我们的表演是如何逼真，就算我确是尽了全力，仍会认定我们是弄虚作假。只要他向明瑶说出他这个判断，明瑶一怒之下，一定会把我的宝卷烧掉。唉！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明瑶晓得鬼影是圣门里眼力最佳的人，会信任鬼影的判断而无疑，却不知鬼影竟是因心中成见而出现判断上的偏差，而鬼影当然不会向明瑶透露他看破你是我师尊的儿子，因怕明瑶亦会因此关系与你

息止干戈，他并不知道明瑶早清楚你的身份。”

燕飞心中佩服向雨田的聪明才智，只一句话便掌握到自己的心事，而向雨田对人性认识的透彻，更是令人惊叹，省去了他不少唇舌。

燕飞的担心并非无的放矢，墨夷明当年能一眼认出他这个儿子，可见他燕飞的长相有酷肖亲娘的地方，说不定也有酷肖墨夷明之处。当日魔门三大高手截击燕飞，卫娥曾问他和墨夷明的关系，可知卫娥心中起疑。

向雨田沉声道：“唯一的方法，是在决战前把鬼影干掉。唉！他奶奶的！为何我到边荒后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燕飞打量向雨田，道：“他始终是你师尊多年的朋友，杀了他会否令你感到内疚呢？”

向雨田双目闪闪生辉的道：“当这变成唯一的选择时，我是会令自己不内疚的，如我真的错手杀了你，我也不容心中有任何悔恨的情绪，何况是鬼影？像我对明瑶般，绝不会去想她是如何迷人可爱，和她双宿双栖是如何幸福，只会想男女之间只有短暂的激情，一旦热情冷却，便嚼之无味，根本不值得牺牲自己的理想，更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明白吗？这是一个心之所向的问题，这方面我有很深的经验。”

燕飞愕然道：“这么说，你舍弃明瑶，其实吃了很多苦头？”

向雨田颓然道：“不要说这么令人泄气的话哩！我是有苦自知，不过既然作出了选择，当然须积极面对。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杀掉鬼影。让我给你一个忠告，你老哥已成了圣门最大的敌人，而应付圣门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比他们更狠、更无情，与他们说道理是浪费时间，只有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双杀一双，方为上策。”

卷十三

燕飞道：“向兄有没有想过，如你杀死鬼影，等于背叛圣门？”

向雨田回复从容，淡淡道：“杀鬼影是没有选择下的唯一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鬼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人，一个威胁到我毕生致力追



寻目标理想的一个人，是否属于圣门对我已无关重要，也不存在我不是背叛圣门的问题，因为我对圣门从来没有归属感，如我们手脚干净点当然更理想，可免去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燕飞点头表示明白，道：“你有没有办法联络鬼影呢？”

向雨田摇头道：“像鬼影那类人，永远不会相信任何人，包括圣门的人在内。所以只有他找人，没人知道如何去寻他。不知你有否深思你爹说的那句话，就是鬼影乃天地间唯一他没有把握杀死的人，现在我们要完成的目标，是近乎没有可能的事。”

燕飞信心十足的道：“只要他仍在边荒集，我便有办法。”

向雨田道：“他一定仍在集内，鬼影在圣门里是出名有耐性和谨慎，他不会在未知我们决战的结果前匆匆去找明瑶，这绝不是他的作风。”

燕飞讶道：“你对鬼影的认识很深。”

向雨田道：“因为鬼影是我除你爹外唯一接触过的圣门高手，故对他特别感兴趣，我师尊亦肯满足我的好奇心。”

接着皱眉道：“你说你有办法，但我却怕你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燕飞愕然道：“你尚未听我说出来，怎知道行不通呢？”

向雨田叹道：“我知道你们荒人中有能凭嗅觉追踪目标的奇人异士，我因此差点着了你们的道儿。但这一套在鬼影身上是行不通的，若你晓得鬼影的遁术是什么一回事，当知你爹那句话不是胡乱说的。”

燕飞苦笑道：“我开始头痛了，鬼影的外貌有何特异之处？”

向雨田道：“这是他另一个可令我们头痛的地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鬼影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即使当年他来见我师尊，也戴着个鬼面具，昨夜则是从头至脚以黑布裹着，只露出一双眼睛。不过若我再见到他，我定可凭眼神把他辨认出来，隔了这么多年，我仍一眼把他认出来，正因对他的眼神有很深刻的印象。”

燕飞沉吟道：“你敢肯定我们不能凭气味去搜寻他吗？”